

論語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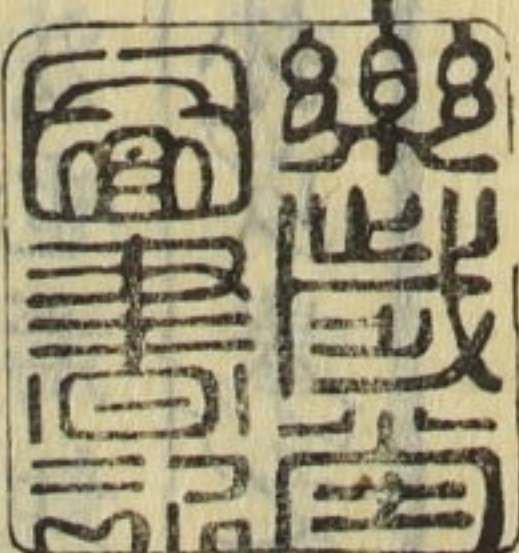
七

□ 12
917
10





論語繹解卷之七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子路第十三

此篇承前篇夫子答季康子及子張之餘意而多舉論正達者要亦明道以躬以率民人而不疑其有成之旨矣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日無倦先之者先正其身也先之者謂以身先民以勤之也勞之者民趨其令則我更勞撫以慰之也請益者子路嫌夫子之言

簡而未深故請以益其言也無倦之答旨與前同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材

曰焉知賢材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

諸為季氏宰者蓋為下有先有司舉賢才之文也先有司綱下二句目也赦者謂宥而釋之也蓋有所

糾正而後宥釋之也小過者謂錯脫不檢而未至於

毀人害倫者也舉者謂舉擢而用之也賢才者謂其

器卓落殊於庸眾者也

此章舉賢才者乃與前章先之其趣異而其旨同

先有司者言凡欲明庶政以化民下莫先於擇有

司也赦小過舉賢才者乃擇之之法也焉知賢才

而舉之者仲弓因問知天下之賢材以舉之之法

也曰舉爾所知者言不必天下之賢才也爾所不

知人其舍諸者即前章所云先之之旨蓋為之上

者身以先之則其下必有繼為之者而興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

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

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

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

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

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也無所苟而已

矣舊說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

自楚反乎衛名者稱於事物之目也物名不待舉

命語釋解 卷之七

明也事名如齊桓襲蔡以責楚不入貢為名漢高伐項羽以討義帝之賊為名並皆名於事者而如春秋夫子筆削之所書乃亦於國之大事舉正名之法者也蓋夫子平素於為政以正名為先之旨於此答語偶一發之後竟以修春秋而其修之之旨乃備已見於此答語之中者也讀者須詳焉

前章為仲弓為季氏宰告其先務夫大夫家政其所被及者不廣故夫子之答止言擇有司而如此章所問乃是諸侯國政之先務况夫子之時得道行一國其德澤之波或可以及之于天下矣是以夫子於此答特示以變革更張之意也待子而為政者謂待孔子之輔導先後而以為其國政也子將奚先者言不知夫子將先為何等事以為行其

道之始乎必也正名乎者言必欲予強言之則吾將於凡衛國中所有名義不正者舉皆論其義以正其名也蓋當是時出公公父子之義已絕則為出公拒之然蒯聵與靈公父子之義已絕則是為衛之賊也出公以其祖孫繼承故其父子之義亦自已絕矣但衛國其他庶政名義不正則其宗廟社稷之事皆類於以便出公之私名義正則其宗廟社稷之事皆歸於以全祖先之猷則出公之拒蒯聵其為衛之賊不可得內之之義不言而自明矣夫子是以言正名也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者言人嘗有是謂夫子爲迂之言而今果信矣其
所欲正之者其以何故也野哉者謂其自以褊陋
爲是不知所法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者
言君子於其所不知蓋固不自以其知盡物故無
所出其言而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者譬如漢
高祖伐楚以討義帝之賊爲名若不以其名則名
義不正乃使其循名之言不順於義也言不順則
事不成者凡事者因言而行因衆而成而義者衆
之所以與共之者也今雖以言而不以順則衆心
離畔不助之矣是以不成也事者凡奉宗廟社稷

以臨御民人者皆是也曰此所以事宗廟社稷也
名正而言順矣曰此君所以自養其身也名不正
而言不順矣民皆疾苦逃避雖令不從矣名正而
言順則民喜而趨之事於是乎以成禮樂者本從
夫喜趨之情以作之而與民樂其成焉者也民既
相遁則雖強以黃鐘大呂衮冕黼黻而皆非民情
所孚發終不可得行故曰禮樂不興也禮樂不興
則刑罰不中者言民心未能與禮義樂文薰陶雅
化以相孚發則凡上之所用其刑罰以懲懼戒厲
皆民心之所未與期而其義亦皆無所中其心矣

故曰刑罰不中，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者。言民莫得而知其貶絀責罰之所由然，則日夜行動輒陷死戮，於是前畏後縮，皆如有法網之密布，無所可措其手足之地也。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者，言君子之所命名也，必使其義可援以發諸言，而其行之也，必使其實可據以復諸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者，言禮樂刑罰者，君子之所以行其道於斯民者也。而不先之以言之，則民莫能知其義而應焉矣。而不先之以名之，則民莫能亮其物而聽焉矣。禮樂刑政者

君子之所能自有之者，而不慎其術，也不可以施乎斯民矣。是以君子之所當重者言，言無所苟，則民應矣。苟則民不應矣。苟者，使不順於義之謂也。無所苟者，即正名之謂也。言君子之所慎重者，此而已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種織纒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此章乃因以明言順則事成之義也樊遲請學稼
 及圃者蓋欲因教種藝之事以致民也小人者以
 其不達於君子之義謂之也上好禮者好恭敬以
 讓者也上好義者好自居其分之宜者也服者謂
 身各服膺其義也上好信者好其言無所苟也民
 莫敢不用情者言君子已名正言順而又莫不復
 行之則民之承之也亦必用其情實而言皆無有
 爽貳即是事成也夫如是已下言上之所好下必
 從之化以成俗其敬服用情足以相託賴則四方
 襁負其子而至欲以於茲置之則居民致多而種

藝之事自廣矣故曰焉用稼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

對雖多亦奚以為誦者記誦之也詩三百者多怨誹

其改趨者即其志之所嚮其志之所嚮即民之性情
 之正也賢聖之君子擇其正之所宜相從之物次序
 以先後之而卒編列以成三百則其先後次序之間
 民所宜遵之道存所宜遵之道即亦文武之道也達
 者其智不惑物之紛亂而能通於其所可得整理之
 情理之稱也為政貴達故子貢之達夫子稱於從政
 何有子張問達夫子稱古所
 謂達者並皆以是義稱者也

樊遲性鈍於達故有前問所以得夫子小人之譏
 故承以此而以見學之所當為專要也誦詩三百
 者其人宜當有識道義之正而其智不惑物之紛

亂而以能通其所可得整理之情理也為政者亦宜觀俗鑒時就其可遷而以導之於其正是其所以貴於達也授之以政者謂授其人以政令為之也又使於四方者不能專任發之對辭則窮迫無禦而主命辱焉亦非其智不惑而以能通其可得整理之情理者則不能也而其欲能之者非誦詩三百則難矣或不善學者其授政不能以應民心制之通塞其使四方每事阻懼茫然失對如此者雖其所誦之多亦奚以為見其多誦之効乎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此見政雖貴於達而亦當須以身率之然後得行也其身謂為之上者之身也正者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是也身無邪僻之行而又正居於其所號令之義則民必欣戴悅從乃雖不令而行不然則雖號令而不從矣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當是時三桓專權哀公單弱而君臣不睦矣而三家之臣亦有叛其君者矣衛當是時世子蒯聵耻其母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蒯聵已無其父矣而蒯聵之子輒又無其父矣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又兄弟之國

此章為前夫子言為衛政之章置之以發夫子謂衛云爾之微言魯衛之政兄弟也者蓋微言以譏

也夫衛以父子之不睦魯以君臣之不睦其不正之政正是相類者而本又兄弟之國故曰兄弟也。以是推之夫子於衛國豈欲為出公正其拒父之名與。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荆衛大夫居者猶廢居與時逐之居苟者所不知其往而

且隨遇赴之之稱也完者物之內無所入於彼而免之稱也此章夫子稱公子荆善居室者蓋以美其人為家。善不失其儉也而編錄者置之于此者蓋為前無所苟特標斯異也居室者謂製造室中諸器而居。

○置之也始有者謂纔有其一也曰苟合者言不論他日之不中用而姑且取物之合於具也少有著對後富有而言曰苟完者言無所假於人而始自完備也曰苟美者言完備外更造美者以居之也此蓋公子荆嘗對人自語居其室器用之志之言而其每以苟言者蓋本無意為之但以其已為大夫其室之器具不可以不相稱而居也是以不得已苟且從如此然又不敢於其始遽求之美且隨其宜以緩圖之者而夫子謂之善則可見君子於居室則又善苟矣。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適者謂以其中也。僕，御車也。庶，解見前。

此章夫子理邦之所先後矣。庶矣哉，蓋謂其國中民居殷盛，百工商賈亦無所不有也。夫民唯安之而已，欲安之者，莫如今之自安故。曰富之，蓋制田里，薄賦歛，省稅役，民則富矣。富而無禮，則淫佚荒惰，而禍亂起焉。故曰教之，蓋興庠序，講詩書，明倫教，民則知禮義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此章成字與前事不成反應。夫子思施治致化之本，雖於期月間可畢定之也。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名正則言順，言順三年則凡事皆能致有成義，而以浹洽於一國之心矣。故曰三年而有成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善人者謂其人徒好遷善，未至備物致用若聖人之為治者也。勝者謂善道之勝之，使其不復行也。殘者截物使其頭尾不相續之稱。殺者謂殺人之事也。

此章乃夫子論理化行於民之效也。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蓋古語夫子引而稱之。

也其語意蓋言仁聖為邦固所不論雖使善人為之又能令相繼不絕百年則其好善至誠之所以漸誘風化亦可以庶幾仁聖之治焉矣此蓋專明為治之本在其為政之身身正則民從之也然如法聖人又加之以禮樂之化其効可以速矣不然獨恃身正民從乃所謂徒善雖然未可謂其無致化昔賢是以且推其理假言百年蓋以見其治效之遲不及聖人遠也誠哉是言也者言是言之所推者誠有不可以易之理也蓋善人好遷善而民效之則其久化之効至於勝殘去殺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者謂其德懷萬邦而為之君者也二十

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普洽而民皆自從義行也

此章乃與前章相映以見此更勝於彼者而亦夫子推未來而豫決其事當如此之辭也王者之治必禮樂興焉禮樂之於化民也廣覆厚載旁達曲暢能使民愉感以趨其道矣是以善人百年之治僅勝殘去殺而王者乃世而已仁抑亦禮樂為之幹理故也雖然王者亦必待之三十年而後仁者蓋君子之治雖以其三年而成而禮樂興焉然其民幼少者受之鑄錫必待三十年然後天下可期

之純焉矣故曰必世而後仁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此與前其身正之章相映應言苟使以正其身為心則其人於從政乎何不可之有不能正其身則其人且為人所正豈能正人乎政者正人之事也故曰如正人何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古者公署通謂朝晏謂及月之已沒也

此亦夫子正名之事也冉有為季氏宰退朝退季

氏之私朝也夫子因其退朝及日之已沒詰之冉

子以有政對夫政則真政矣然政者正人之事不

宜議之於私朝故夫子為不知者曰冉有所言恐

其誤謂事為政也如有正人之事則非季氏所得

專也而當與公朝大夫共議之也吾其與聞之者

夫子自以其為公朝之大夫故其言如此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

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

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

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

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
 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
 乎幾者以其到之所會有之于此而兆之之稱言者
 凡心思有條理成章者雖未發於口亦稱曰言
 此章亦以夫子之對言興邦喪邦皆有關其身正
 不正之旨故編錄置此也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者蓋德因物凝而言者物之情之宜也是故言固
 可以幾於物者也雖然興喪之事其德之為物亦
 大矣非可以其一言徵之也故曰不可若是其幾
 也為君難為臣不易者言為人君上者其事極難
 克任而為之臣下者亦其事不易負荷也知為君

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者蓋君德當以天下
 之心為其心斯為人君正其身之本而其為事甚
 難矣為人君者能知其不可不以若此又非其容
 易所能將務從事於此而天下之心歸焉則興邦
 之業將必基乎此矣故曰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者
 言有人嘗言曰予豈無樂為君之事乎何者為人
 君則人皆威之服之是以凡事唯其所言之而人
 皆莫敢違其意也以下論其幾乎一言而喪邦之
 故言凡若是者令其言善眾莫之違則不亦可令

其不善而莫之違則彼欲匡救拂諫者皆遠其跡而莫自知其非諛言日進而國事日退矣則所日言而莫子違者豈非一言而幾乎喪邦者乎此乃亦不知其身之當正之過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身正以正人則近者說服而正身即又前所云禮義信之事也彼云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乃此章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莒父魯邑名速者不留行而徑到之稱也莒父

小邑欲速見小利亦似無害者而夫子戒之則為政之法槩畧可見矣

此亦依類併錄也為政欲速則其所為政規模小則不可得達於下以成其治故曰不達也如樊遲欲為稼圃乃所謂見小利也大事者謂改風正俗之事也不成者言見小利則譬如欲作隄防者惜去隄隈草木之茂美以乍作乍止則其隄防終不可得成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身中有所包持者稱曰躬直躬者直身所抱之道也攘者過諸其所率從而以

著之於其他之稱也證者引於彼而斥之於其所與此相承之稱也

此為前章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符出此為證也凡為政者以下不隱情則正邪直見而方術易施是以或有懸賞以購之告訴然長斯風不已則惇睦和厚必廢而輕澆刻薄必競乃所謂大事之不成者而至如父子證惡者抑又輕澆刻薄之尤甚者矣此夫子所以舉父子相隱之為直以答之也夫道莫大於君臣禮敬父子慈孝而去此則無人道矣雖以直已躬又奚足貴乎故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棄者物不真之其所而出外之之稱也

此乃又見其德誠仁則不止四方之民至也恭敬與忠為仁者與答仲弓問仁者同其旨居處恭者謂處身居位不敢自倨慢也執事敬者謂凡所執持行事必周密用情不為粗遺脫略也與人忠者謂與人交不為隱欺必以衷誠與人也雖之夷狄不知禮義之俗而彼亦必謂其人為不可棄者也○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

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
 經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士者其人德器雖任以遠事而亦足託賴者之稱經音磴彼飾形迹於外而以當我所視之稱也噫者以其問太落於卑下歎之也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算者籌量物所實之數之稱

此章乃直與前使於四方專對之章相映以成其
 義矣行已有恥者崇尚名節而趣舍不苟者也使
 於四方不辱君命者蓋受命為使則君命在身而
 不能致之如其命是謂辱命今行已有恥則其必
 不敢以君命儕之其身也入則事父母而孝宗族

稱焉則真孝矣出則事其長者而弟鄉黨稱焉則
 真弟矣是二者人倫之懿行而夫子置之次於士
 後者蓋孝弟者彝倫之常本然之行至如夫士乃
 其器能當邦事之任而其為物乃大於彼故也言
 必信行必果欲立身以成名譽者也此雖矯情偽
 貌亦猶類於行義者故曰抑亦可以為次矣而子
 貢疑當世從政回循非政竊位偷安者其等或當
 在此故問之斗筭之人其量皆小有少差異皆
 不足籌量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不為也

狂解見前猖者其性不可與衆合而喜處其外者之稱

此章以前章多及人物材德之品第因舉其義之類者且明善人之行也中行者能依庸德以行者也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猖乎者言已得中行之士而與之從事則無復尚焉矣若不得中行之士則其他無可與必欲強求之唯有狂若猖或可以與也狂者進取猖者有所不為也者即其可與之故夫子素惡小人之行不由斯道又無所不為而以發之于此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平醫善夫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南人南國之人言諺之類

恒者物之所行之不失其如故之稱也作者致施為以著之其中之稱不恒其德二句易恒卦九三爻辭蓋者方見呈我所掩而內思其事之稱也占者極數知來之稱

此章以見小人無所不為之不可也作巫醫謂以之為業也蓋巫事鬼神醫為疾病其事多荒渺悠忽而已而人之無恒其行者雖以此荒渺悠忽之業亦不可得作之蓋無恒者之於事也東作而西改之其自視亦無定矣故曰善夫言其言可善也

不恒其德謂其中所得者不自固之也或承之羞者言其必或有物承之於其自羞作之前而令之

不自勝也。蓋指神之示其當不可為之道也。子曰：以下蓋夫子異時擬易之言附見也。言其心之所自知已有若此則其為凶不占而已明白無難睹矣。按此以其無吉凶之斷辭言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二物相利以成焉之稱也。同者所在彼者又在此全無差別之稱也。

此明小人難得恆其德之故也。君子恆不為枉其道而苟合之行，又以道自正，不敢以強之於人，是故和而不同也。小人已無道可以守，是以偷合苟會，隨物屢遷，乃方其相與也，曲從之，無異端矣。至

其不相與者，則已欲攘斥，又以強之於人，是故同而不和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此章又言小人同之亦不善也。其一鄉皆好之皆惡之者，此必無之事，儻其有之者，其中必多矯詐，未可以之舉其人，更須審察。故曰：未可也。夫道與志異者，必不合人情，然也。故其善者皆好之，而其不善者皆惡之，則其必不同者，始可以謂之為善。

人矣觀此則益知夫不恆者良小人之為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此章乃明君子小人和不和也君子不以其道強之於人其使人也以明恕隨材之長短宜而用之故曰器之然至於其心所自期也則要在造於道是以人或欲令其說也不以道不說也君子以是故易事而難說也小人心無恆守唯利是從乃其使人也亦求材備於一人亦唯其所守無人我之

分必欲同物於己而物苟有得於己則說此乃常不以相和之道者矣小人以是故難事而易說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泰驕解俱見前

此亦明和不和者君子雖鄉人不善者惡之而不為圃其行泰也不欲人皆如己而使人也器之不驕也小人不和驕也同不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剛者不為物回也毅者必致其行而不避也

此舉不同之所以為美也剛毅者其氣剛而其行毅也木訥者不易由言其容木強其口訥訥然也言如此者其為德與仁相去不遠矣此亦力行近

乎仁之意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惓惓怡怡切切者勉勵之也

與前子貢問士之章其氣相接貫以相為首尾矣朋友切惓則其守已行道可知也兄弟怡怡則其能不有已躬可知守已行道又能不有已躬則可以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故同可謂之士也而切惓又君子之所由以為其不同者也怡怡

君子之所由以為其和者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七年者蓋亦以來復之數也

此章又論善人之教以前善人為邦百年之章相為首尾矣即戎者言七年教之則民氣大定可以即兵戎之事矣蓋其教已成其氣已定則其軍行卒伍之間又能互相救援以助聲勢且不敢獨自奔潰故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此章申明可即戎之故也凡使民戰必當待七年

之教不則軍行無法民心不固致覆亡之基故曰是謂棄之按此其所教蓋亦切憊之事矣

憲問第十四

此篇承前問士之旨因明士君子處濁世之所當立志者矣凡四十六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原思名亦夫子門人也穀祿也

此章乃承前篇行已有恥及和而不同等之意以置之為篇首也言士以行道安人為其任故邦有道食其祿可也邦無道而受其祿是為貪饕偷生

士之所耻也按士之所可耻者不止此而夫子答以此者蓋出處進退士之大節也於大節無所耻而議耻於小節孟子所謂縹麻小功之察者也不穀乃亦其出處之大者是以夫子告耻於此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克人伐自伐其功怨已怨於人欲欲得也

此亦因前行已有耻之章而發者而原思蓋與子貢同聞夫子之所答行已有耻之義而因問及此也克伐怨欲而行焉者心自知其不善人亦卑之而以此自安是可耻也耻之而不以行已即克伐

怨欲不行焉之謂也。而未知其義，又可謂之為仁乎？否？於是先發前問，夫子已答以其所當為。耻之大者，因更復發此問也。雖然，此唯不從不善之行，者耳。如謂仁者當更尚之，以自彊從禮之事故，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可以為難者，蓋以四者率皆為堅守之事，以言之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此乃因邦無道，穀之章錄之也。士當行，已有耻而邦無道，穀者是其人懷居不能去，故也。則與行已有耻者相反矣。故不足以為士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危者當將隕墜

之處而以居焉之稱，孫遜通遜者其言自緘已而以使人自安其處之稱。

邦無道，不穀而去，是危行中之一事故。置此焉，忠告而犯之，危言也。行道而不回，危行也。蓋皆有以觸忌諱之懼，故謂之危也。言可遜而行不可已者，心誠好其善，且君子以成德為行者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此明行與言有深淺之分也。以天下之道為已之所任，是有德也。道本行乎天下矣。聖人生而知之。

賢者學而知之其知之者又必守而存之然後謂
 之有德矣有德者之所守而存之者又必有其文
 理條貫可引而伸之可觸類而長之然後得以守
 而存之矣是故有德者必有言乃所守而存之言
 也雖然守而存之者獨以其志而篤也文理條貫
 亦猶外貌袞冕之華也已是以雖非其人者亦可
 假飾以榮其外矣是故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力行
 之而不違其禮仁也此當獨奮自厲以趨其行故
 曰仁者必有勇也然又有僞行以飾其外者如言
 必信行必果者即是也故曰勇者不必有仁蓋以

其外雖強而內未必為見其當然之義者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

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容南宮适出子曰君

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

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力能盪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夏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土亦有天下

此章以明德之所以為德者按羿奭藝亦人之所
 以謂應有天下者也但恃之而驕此其所以自招
 滅亡者也禹稷躬稼人之所以謂不應有天下者也
 但不敢安居而與民同勤者此其所以遂致興隆

者也。這問此者，蓋欲以得聞夫子辯其故者也。然此其所知者，不待更辯者也。是以不答。然而夫子心嘉其問意，以為若這之人，可謂之尚德之君子也。面獎之，則近於諛。故及其出之後，而稱之也。而此可以見以天下之道為己任之義矣。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此章與前章仁者必有勇者相映發其義。且見尚德者君子之人也。而君子又必仁而後得成其名矣。雖然，仁又必由其勇而得之，則是仁亦奮則得之，不則失之之物。故雖君子之人，不保無或違

之時矣。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雖然，勇又非難其人者也。但尚德而勇，則君子也。小人不知尚德，則雖有勇，必不能以仁焉矣。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此為前章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申釋其義以置此也。仁者之所以必有勇者，何也？仁者愛人者也。既愛之者，見其有所苦，則身為救之，不得救之，則心為不憚。於是躬赴之勞，雖欲勿勞而不能已。非仁者必有勇乎？故曰：能勿勞乎？德以忠信為

本而既忠焉則其與人言必不忍其欺之則雖欲勿誨之而不能已亦非有德者必有言乎故曰能勿誨乎以上四章皆因論危行而錄之者

○子曰為命禘諡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命者交隣之辭也凡自上命制約亦遂名之曰命乃如春秋晉命于蕩及孟子蔡丘五命是也列國各自崇其君之所命為命而交隣之辭亦因稱之曰命禘諡以下四人皆鄭大夫子產其大夫執政者也草者應作於彼分之物而具成之於內分之名也創者始建之稱世叔子太叔游吉也古字世與太通故太子稱世子討者入深以追求之稱也論解見前行人奉使之官周禮有大小行人掌朝聘會同之禮儀者也東鄭東門也里居也猶魯東門襄仲宋桐門右師之類潤色潤澤之更加彩色也

此章補邦無道言孫之義且為前篇不辱君命之章申明其事為至重也鄭國小而北懼霸晉南迫彊楚是故其有事於大國尤當恪謹不則君命或致絀辱而國勢恐至不振矣是以四臣同心竭慮為命蓋亦一欲以遜而出之一欲以無取其辱矣以夫子言鄭國四臣為命之事推之則又知邦無道言孫者所以遠夫絀辱也草創之者始起其稿也討論者尋求其辭之所關利害得失者倫叙以設之難辭也脩飾者子羽為行人善於辭對今因據禘諡所草創之者考世叔所論難之議因本於

已常所與其國應答之辭體以飾之使其無失舊
 宜也子產執政國事進退皆出於其籌畫故其所
 欲與向之國則於子羽舊行辭體之外更加苞澤
 以見其親之之意也夫以諸大夫之亦為一辭命
 其重如此則欲言是遜亦非容易可能為也已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

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惠

思恤其之所置毛而為之施與之稱也春秋有西鄭駟夏楚鬪宜申與公子申駟夏未嘗當國無稱宜申謀弒被誅而去夫子時遠獨公子申以賢聞楚平王之長庶子也平王卒令尹欲立子西子西不可遂立昭王而相之有吳難子西遷都于郢楚國以定昭王欲用孔子子西阻之卒召故太子建之子勝為

自公作亂子西死之入也之上蓋有脫誤今不可知其脫何字也伯氏齊大夫姓名不可考駢邑孔註云地名食邑三百家郝敬云三百社則七千五百家未知孰是也但荀子曰齊桓公見管仲之足以託國是天下之大知也忘其讐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匹也郝氏之說似可從者矣

此章因前章言子產區區辭命更為發其所為此之旨也子西管仲則問者之意皆以其同為執政之人及之者而并錄之者無又以見為士者又多其品第高下之差也子產之時鄭國財用乏竭而民情偷惰宗室侈汰不加約束則犯法日多貧困日甚故以禁奸豐財足國為要如鑄刑鼎作封洫

別章服之類皆莫非救弊息民之意故曰惠人也
 詩云及此惠人矜此鰥寡夫子蓋因詩而稱之也
 彼哉彼哉者蓋子西乃前篇所謂今之從政者之
 類而其為政之蹟無足可言者恠其問之及故曰
 彼哉彼哉管仲所受封邑即奪伯氏駢邑三百也
 伯氏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者非管仲之材賢為人
 所敬重欽服者則不可得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此因前言伯氏無怨言遂錄此以益見管仲之賢
 也貧乏衣食甚則生命繫焉故無怨難富優衣食

雖抑其驕而非生命之所繫故無驕易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史記稱夫子所嚴事于魯則孟公綽蓋重其不欲也
 趙氏魏氏並晉世卿之家滕薛皆小國之名老者謂
 大夫家臣之長優者容受
 之使其得自極焉之稱也

此亦見為士人品有高下之差也家事雖大而民
 人得失無所關焉國政雖小而社稷安危民人休
 戚繫焉蓋家事之大者亦唯采邑財用出入之事
 耳孟公綽之不欲以為之則非夫貪墨者之比故
 曰優也今為魯大夫大于滕薛矣然則其材與其
 職位不相稱者可知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卜
 筮子之勇，丹朱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
 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成人者，詩大雅思齊篇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子路所問，蓋以詩所言也。禮器云：禮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者，亦本於此。夫子之語而云之也。臧武仲，名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也。形短小，而多智，時稱為聖人。齊莊公來晉，有樂氏之難，伐晉，取朝歌，時紇以罪奔齊，齊侯將以田與紇，紇知莊公將有崔杼之難，弗欲受，因其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晝伏夜動，不究於寢，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亂而後作，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公綽之不欲，詳見前。卜筮，魯卜邑大夫，不知其名，或云曹叔棼之後，食采於卜，遂氏焉。劉向新序載其入齊，軍三入而獲三甲首之事，及刺虎之事，又荀子曰：

齊人欲伐魯，忌卜。莊子不敢過卜，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丹朱之藝，事已見前。曰者，亦夫子之言更端故加曰字以別之也。何必然者，言不必以文之以禮樂之事然也。授者，身所將之物而出遣之，以致正之。彼所受之處之稱也。要者，以其將從夫外承者引而以著之於我路之稱也。
 此因前章有孟公綽之事而及之也。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卜筮子之勇，丹朱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者，言成人當先有其質，或智或不欲，或勇或藝，皆可也。蓋智若武仲，足以能達，變不欲若公綽，足以能直道，勇若卜筮，足以事仁，藝若丹朱，足以成德，然後文之以禮樂，則禮樂亦得其用，如無其質而學禮樂，乃亦不過口多誦

章句有何益乎雖然有其質者又必由禮樂而後
得成人者蓋禮樂之作本於天地鬼神之情達乎
民德之常者也故雖有秀拔之材非由禮樂則其
事不能得常合斯道是故其事可常合斯道者而
始可以謂成人故曰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亦者以
四子未文之質爲未足之辭也又按夫子言四子
之質先內而後外以丹朱之藝居末者蓋以見其
人雖乏天資者苟能於藝用功不已則亦可以得
之也曰今之成人者蓋凡古先王之世欲取士先
使學禮樂以成其材成則舉而官之以授之職此

古士之所以有是名稱者而如當夫子之時則禮
樂廢壞已久矣故成人之稱不得復以禮樂而唯
當據其人操行所立者以定之稱耳故曰今之成
人何必然也見利思義者不欲者也思義則近於
禮矣見危授命者勇者也見親故之臨危難出死
力救之而不自顧其命者亦近義矣久要不忘平
生之言者信者也曠日彌久以要察其人行事之
實能行已有耻乃其平日細微之言無所不信行
之而不敢忘之亦乃守義之卓然者矣其如是者
雖不能如文以禮樂廣通義理之善然而其人能

執義立身足以託賴焉其之所立常者足以合於禮樂之教之實故曰亦可以為成人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

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

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

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左傳定公六年魯伐晉

過衛不假道靈公將使人進之時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止之然則文子衛之耆舊也公明賈亦衛人

姓公明名賈也

此章因前見利思義者舉之也不言不笑不取者言當言而不言當笑而不笑當取而不取之謂也

人傳公叔文子之行事如此而夫子疑其矯強非

人情故問之公明賈也以告者過也者言以告孔

子者之言有過也故孔子見問以如此也時者言

凡言笑取皆當其當然之時然後言笑取故所謂

不言笑取者乃不妄言笑取之謂也人不厭者言

人皆悅服以不厭其所聞見也其然者許其以告

者過之言也豈其然者或未造其域也言見利思

義之類亦非容易所可能及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

信也左傳臧紇為季武子謀適嗣而立幼庶子公鉏最長怨之遂因孟孫羯譏之曰紇將為亂季氏

言言餘魚
怒攻之，紇斬鹿門之闕，出奔邾。其弟臧賈，臧為奔，請紇復如防，使弟賈納蔡龜于魯，請立後，賈使為為遂。自請魯人乃立為紇，去奔齊，郝敬曰：防，臧氏私邑也。以據也。據防將叛也。欲魯復已而以請後為名，不可則叛。及其弟立有貳志，紇計阻乃棄去，非紇本意也。故夫子追論發其隱如此，此說甚佳。

此章以見臧武仲不足謂之成人之義也。武仲據防，示叛形而求為臧氏之後者，此亦要君也。故夫子不信其不要君之言也。此又見利思義之難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者其陰險難測而以相遇之意。

此亦見利思義之難。且以見臧武仲亦譎，故併錄之也。晉文公之霸，有召主請隧之事，夫臣不宜召

君而周典禮不宜要請，然則其尊王亦不過因以屬諸侯之術耳。故曰：譎而不正，言專以譎而不以正也。齊桓公雖不朝周，然葵丘之會，宰周公送文武胙，則下拜，故曰：正而不譎，言專以正而不以譎也。先言晉而後言齊者，蓋明齊桓未有若晉之為者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糾、小白皆齊襄公之弟，公孫無知殺之。襄公自立，大夫高偃及雍林人殺無知。使入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以兵送公子糾，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戰，管仲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佯

死魯送子糾者行遂緩六月至齊而小白入矣殺兵拒魯師敗于乾時絕其歸路齊命殺子糾索管仲魯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歸于齊鮑叔素知管仲迎之堂阜脫桎梏薦于桓公委政焉齊桓之霸皆管仲之力也九鳩集之義莊子云禹九雜天下之川與鳩通即與此同

此因前章言齊桓公之事遂錄以及論管仲之事也子路以召忽死為仁而管仲請囚恐未仁也故以為問也蓋召忽之死子路以其似明君臣之義故謂之仁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者言桓公有霸諸侯之志管仲輔之教桓公尊周以號令諸侯諸侯悅慕翕然來合矣嚮使不尊周則兵車之役必多矣不以兵車而能致諸侯九合和

集者乃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者言召忽非不善也唯管仲為天下去其殺則其仁甚大矣故召忽雖善終不如管仲之仁也而不以兵車一語夫子又有以抑子路尚武之志之意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霸者已先尊主而以統率遠攜者之名也匡者外設禁闕以使其中物自成別整之稱被髮左衽者夷俗也諒者其中物之所從莫之他象而有定之稱也

此章亦管仲之事而子路子竟問意稍不同而夫子之答亦有淺深之分故併錄之也問意言管仲其人豈非志於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則管仲似宜死之而不能死反又相之是惜其生以事仇讎也若斯者豈仁人之行乎霸諸侯者謂尊王室以制諸侯之命也一匡天下者比合而一之設禁而改之爲天下明其義方也民到於今受其賜者言管仲爲天下明大義而人皆知王室當尊而禮不可得僭越也是以雖以到夫子之時而民猶識君臣之有分而禮義之難安踰矣嚮使無管仲則揭

義無人而世亂已久矣戰國臣蔑君君臣上下之事紛亂而干戈之動無息亦唯民已忘大義故也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夷俗不能知禮義之彛故云爾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者言仁者之事豈若匹夫匹婦之所爲乎匹夫匹婦之爲諒也亦徒以明己之雖死而弗變也己是以時旣非死之時地又非死之地徒獨自經於溝瀆幽僻之地而人亦莫之知已矣嚮使管仲死於魯於公子糾已死之後則何以異夫爲諒者仁者之事則不然其死生皆足以弘

天下之道以庇天下之民是以其死也顯其生也顯蓋皆為天下而動而非為身謀也今子貢乃欲以匹夫匹婦為諒之道同之於仁者之事者誤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

曰可以為文矣文解見前凡辨物之宜然而躬施以定之可稱之以文也升者物之所緣

循從下進而之上之稱也

此章以前章云文之以禮樂見文之所以為文之義也公叔文子知其家臣僕之賢因忘其家而薦諸公其薦又不以士之而大夫之大夫之是與其身同位矣而文子乃能以此升諸公故曰與文子

同升諸公也文子死而謚曰文非必以此而夫子特擬此事以實之也文子已知賢之當進也身不以同位為嫌者其行之美也故曰可以為文矣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駝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

夫如是奚其喪奚字神治幹辦也仲叔圉即孔文子祝駝有口木王孫賈以婿寵要夫子

者

此以明禮樂是至重之器而國亦不可不以文之之義也子言衛靈公之無道蓋言其父子夫婦之倫不正也康子因聞其事發問曰夫如是奚而不

喪者言衛靈公之行事已如夫子之言則似當以
 喪其邦者矣然而不喪者奚以也賓客鄰國之使
 善待以禮則釁隙不生同盟無所怨矣宗廟國之
 根本凡有大事必受命於廟又禘祫烝嘗必合群
 臣百姓蓋聯屬一國人心之本也軍旅者所以禦
 外寇而除內盜也三子皆其材藝過於人者靈公
 雖無道而善用任之三子各治其職而邦典未壞
 大禮尚存禍亂無所由興矣故曰奚其喪也夫禮
 樂之所存雖無道之邦而得以不喪則禮樂之不
 可不以文之者亦明矣蓋以文之於國政於家於

身要之其歸一矣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作者以效諸彼眾

之於其所效之稱

此亦為前二章而錄之也大抵人當廣眾之前而
 已將有所作則必有作心生焉而凡平常所發之
 言皆為眾人之所傳聞者矣而凡率發輕出無復
 有作心則其談心多浮虛鮮可以實踐乃後日欲
 為其所言之事亦甚難矣皆不慎之其發言之初
 故也而其能作之之心即是思以文其身之心矣
 故斯心存則身也家也國也皆可以能文之矣斯

心不存則雖有禮樂靡能用之矣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簡公齊君名

悼公陽生之子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闕止有寵及即位使闕止與陳乞之子恒為左右相陳恒殺闕止并弑簡公者字暗斥之其強僭之意

此夫子之志猶管仲之仁也是時夫子年已七十有一禮七十者非有大政不入朝茲沐浴而請討者為大政也是時魯公室衰弱三桓擅權凡軍國

大政哀公不能為之主也故曰告夫三子也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者蓋魯為周公之後冑當議天下諸侯之事魯之所以有春秋也而夫子為魯致仕大夫固當議其大政於朝而政莫大乎正君臣之義矣今陳恒弑其君是亂天下之大義者也魯不可以不為之討也而夫子不可不以告也故曰不敢不告也而討之之事唯當魯君定其圖而大夫不得決其計乃天下之大義故也雖然君曰告夫三子者是君命之也於是之以之三子告三子畏齊之彊大且惡其討之

罪近已之彊僭故竟不可夫子之請夫子固已知其之三子而告之不可也雖然夫子已居大夫之後則亦未可舍三子獨以彊請而君之所令以告者不敢不告也凡此章夫子之言行始終皆為天下明大義子路所謂道之不行已知之者即是而夫子他日諸所論政事之微旨一皆可以見之於此矣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欺犯解並見前

此章之言即前章夫子所事其君之義也為人臣者或視其君材智劣於已以謂不足與語斯道也

是之謂欺君今欲使為人臣者勿抱是心以閉其道故曰勿欺也智愚不相及明闇必相反則將或惡聞吾忠言而嚴顏以拒之雖然臣子之義宜當不避其威怒盡其所見然後已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此章以見君子之道與世難合之故也道有行乎上者有行乎下者行乎上者為天下國家之道也行乎下者為人驅使以得衣食之道也君子之智於其上而達矣小人之智於其下而達矣如夫子請討陳恒者蓋又知齊之可必克之者也如魯君

與三子之不可者，乃徒以形勢大小而畏懼，不能知其他者，小人之智也。小人不能上達，也是以君子之言不行，小人之間矣。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此與前事君之章相為映應者矣。言古之學者其志在為己，知人者，知人道當如是也。後世學者，乃不以其道求成，諸己徒誇多矜博，苟以傳其人而欲為他人之資而已，豈足貴乎？是以其人雖學矣，而欺君而不能犯，則亦不足言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

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

乎使乎。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夫子適衛，主于其家。

此章因使者之對辭為下三章作地也。孔子與之坐者，蓋為後言其出，先明其處也。夫子何為者，蓋主問使之常辭也。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者，言欲金玉其相，追琢其章，以寡其過，以無悔者，而蘧伯玉學未至其至處，是以未能也。使者對辭出於意外，而善言中於志，學者之要道矣。抑亦專對之材者也是。以及其出而後歎其材，克勝其任也。曰使乎使乎，蓋稱之之辭，猶言可以謂能使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此章為前夫子言以吾從大夫之後者發其義也
 夫子已為魯國大夫則當謀魯之政以請討齊也
 此乃君子之所以正事君之義而正義乃又君子
 之所以施天下國家與其身者也是以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又按凡過者皆視之於其位宜者故以
 此相承也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按此本易艮卦象傳之辭曾子嘗引之以與前夫子之語相參以發其義者而編者因併錄之也
 此亦為前章補義者也言君子凡其心所思慮計

畫者唯隨其位之所在而其分外之事概不涉及
 即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矣

○子曰君子耻其言之過其行
言之從皇侃本
 言之過其行者猶思之出其位之類也如子貢言
 不欲加諸人即言之過其行者也是故言者隨其
 行不宜以偏過譬猶位者因其命不可得以自違
 者也今思之出其位者不安於命而有希乎外者
 也言之過其行者不考諸中而有求於人者也是
 君子之所以為耻者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

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憂者心知其不可者而念之不去之稱惑

懼解見前

此章亦為前請討發其義也言為君子之道有三物之當由者蓋能由此三物則可以得為君子也仁者不憂者夫子謂是義不可默止即沐浴而朝者是不憂也知者不惑者夫子居其位則以其位行不為三桓強制生惑於其明者是不惑也勇者不懼者三桓與陳恒其擅恣無忌相忤一聞三桓特未篡弒耳然則討恒之請安知其不觸三桓之忌諱然而夫子不以慮之怠其告是不懼也是以

子貢謂斯三者之行夫子兼之矣曰我無能者乃夫子自謙云爾但如子貢所斥言之旨不必止於其請討之一事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方者猶云品目

此章乃亦君子思不出其位之旨也子貢嘗有所品目於人而夫子因言之也賢乎哉者猶言子貢自知其身未必賢於我也夫者指方人之事也我則不暇者言我則方急於自脩而不暇及此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子貢方人者乃患人之不已知者也夫子之所以不暇乃患其不能者也患其不能者蓋自懼其得過稱而已材不能慙其實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者往以

要諸其所當來之稱也詐者其言以實期之則有違者之稱也億者以意設想其物之將然之稱也

此章為思不出其位及不患人之不已知更勸其所執之本資也言凡逆億之事率出於患人之不已知者而今有人能自直以與人而其於人言也雖或似可疑者而未見其徵驗則不豫逆之以其詐雖或似不信者而亦未見其既效則不敢以億

度其不信苟能如此可謂篤自信而行以正直者矣然而其人吾未知自信其心所知者耶將能自以其不逆不億之心而以謂古覺者是賢者乎不然則不逆不億之行吾恐其止固執正直而無所取儀式以進其智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微生姓畝名也朱熹謂畝名呼夫子而辭

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此說似佳為是為句栖者違此當來從之所而以著諸彼內之稱也佞解見前為佞者曲意巧迎以希遇合之謂也固解見前

此乃補前章之餘意者也是是其行也栖栖者與

言以身未得遇合而尚滯者故與微生畝以夫子其智已達矣亦宜超拔自奮不顧世俗以示其能矣胡為所知不敢自行所聞不敢自專耶無乃希世遇合而以求入之歡悅者乎其意蓋指入太廟每事問之類而言者也凡事固滯則必有不通有不通則不可以得大成夫子疾其不可得大成故曰疾固也先覺者是賢則是其智將隨聞見而日博焉疾固則其德又將隨所遇而日博化焉要之其義一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者良馬之名魏武帝詩云老驥伏櫪志

在千里者是也驥蓋冀也以其德冀造其速之所期為名者也

此乃以明前章自脩不暇為學君子之一大關鍵也能致千里者驥之力也冀致千里者驥之德也古人知其力本是因其德而生者也是以稱其名不以其力而以其德矣以是觀之夫冀致達道之志者為君子之所尚者亦可知焉矣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德者德也

此章以見佞不可為之義也以德報怨者謂嘗使我怨者而吾報之以德如貧則賒之困則助之之

類是也何以報德者蓋繩詰問者所擬之過當也
以直報怨者謂我應之唯以吾直不以舊怨故枉
其所當也以德報怨乃所謂為佞者非常情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蓋疑辭尤者

謂其物為異於常情之稱也

此夫子自明其道本非人所可易知者而此錄之
者復以申明不患人之不己知之義且與前君子
上達之章取映應也莫我知也夫者言人其終莫
能知於夫子也子貢恠夫子之言因問之以其言

之所為肯也人不得其求則怨天而夫子則非為
求為之也故不怨天人不得其遇則尤人而夫子
則非為遇為之也故不尤人夫子但以為己而學
於在人之道因以得上達為天下國家之道者爾
然人或為夫子病其不遇而遂以為夫子亦必如
己之所病者矣殊不知夫子本不期待於此也然
夫子言之恐人或不信其言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
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
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字子周孔子弟子愬譖也季孫桓子斯也夫子指季孫固有惑志郝敬云謂惑不可解也殺人而陳其尸曰肆貴者肆于朝賤者肆于市

○此夫子不尤人之事也子路之宰於季氏其志在尊公室視之其毀三都收甲兵之類可以見也故夫子深有望於子路而伯寮愬行是天不欲造魯也故夫子之答云爾也凡道之興廢非偶然者也蓋其將興也天命興之於人心其將廢也天命廢之於人心雖公伯寮之有言亦不自知其然者耳故曰其如命何

○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

此亦因前章之旨遂舉士處其身之智有高下也賢者明哲保身不踏危機而善避今之將廢是以世皆昏濁則亦以其敬慎自不得顯達易所謂天地閉而賢人隱者即是也其次者謂視賢稍次者也避地者言危邦不居亂邦不入也避色者言望其君顏色而知不可共語則避去也避言者其君云不可則避去也賢者其所見者遠雖卷舒以道亦察諸世勢不敢自顯其愈卑者聞言而後避之然亦不欲支天之所壞則猶可稱以為賢者之後列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易繫辭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斷可識矣

此章文簡而其旨難知然以前後章意推之乃知作即見幾而作七人疑即指微子篇所云逸民伯夷等七人者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石門齊地晨門昏閉門晨啓門闕吏也

此晨門亦高逸隱居者而此錄之者又以見夫子之避乃與此輩有異也夫子之時世道已壞事不可為夫子非不知之也而夫子不悉坐視斯人之陷溺而以庶幾有用我者則其尚可救之是乃夫

子於世之志而晨門深知其隱衷者也而其言肯含譏諷者蓋亦不知夫子處仁之義故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肩任曰荷蕢與塊通土連草曰

蕢磬以玉或石為之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此磬蓋於樂聲節奏將終之間作之器也鄙者都之反硜古與磬通禮記云石聲磬磬以立辨史記樂書作石聲硜硜以立別者即是也蓋聲激發於物堅質者聞于人之義深則厲淺則揭者詩邶風匏有苦葉第
一章末二句也毛傳云以衣涉水由帶以上曰厲揭高舉也褰裳渡水之稱末者語彼當相承之處絕此之相逮之辭也

此亦錄隱居之流譏夫子所為之言者也夫子居

衛久而偶擊磬於其家荷蕢素知夫子之名者而
 值聞其擊磬因發言以譏諷也夫子任道於衰世
 蓋有心乎將王振之者矣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
 而曰者蓋自欲明其非不知夫子之心故先有前
 語而次乃言已情也經經乎者因其聲言夫子揭
 道與世立異而以譏之也莫已知也斯已而已者
 言世已莫夫子知則夫子亦宜當舍其道而勿自
 章也深則厲淺則揭言夫子宜隨時應俗以求其
 所可濟焉者而不可自立其行守其志以求彼之
 自至也果哉者蓋惜其人自果於其所知而不復

顧思也末之難矣者言若身已隨時應俗不恒其
 德則其不可為巫豎矣况於濟一世豈不難乎然
 顧荷蕢果者也其必未知之為難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
 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
 年高宗商王武丁中興賢君也周書無逸曰其在高宗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
 敢荒寧言即不自言其心所思之義非口不發言語
 之謂也先儒解亮陰為倚廬然此於上乃或二字其
 旨為不通按無逸此下有云人乃或講張為幻曰小
 人怨汝詈汝則信之乃知亮陰亦當以講張為幻之
 類求之諒蓋照察之義陰乃陰私言高宗即位乃或
 有照察人之陰私而以其居喪之故三年不言雖如
 是其惟不言然及三年之後發其言乃復以惠雍而
 不敢荒肆其心寧逸其身也至如說命云王宅憂亮

陰全是漢人僞撰不足據彼疑此也總者於內承衆緒之不同而以統之之稱冢宰太宰也

此章蓋發不可以自果而行之義也子張疑三年不言之事難行夫子據禮解之君已薨故其舊制遺事惟聽之於冢宰則庶幾不失其所當繼述者焉然嗣子既即位則其君統不可以不正故其議法出制一聽之冢宰而百官則總已從其議法出制而以號令之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乃上好禮也上之好禮如此則民亦喜順其上斯易使也若夫自果乎其情則

民亦自果乎其情斯難使也此上二章乃以明夫子不善荷蕢之果之故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此章明君子之道惟不外於脩己道愈高則其脩己愈厲也脩己者不脩諸人而脩諸己譬如有所不善於人則先自務不失諸己也以敬者謂以奉其物而不敢廢其體之之心也以安人者我舉之而我廢之則人不能安我所號令矣君子自敬其

所道不之違則人安之矣其至也可以安百姓矣
子路疑君子之事更有踰於脩己者是以累問求
其上而夫子引堯舜其猶病諸則是雖至聖亦所
難之者而君子之事終無外於脩己之義於是乎
昭然已明矣然已曰脩則其亦有所由以脩之道
不可不辨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
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原壤蓋孔子故人也夷者謂無禮俟者待此之行而至之稱也焉者以其有所當傳而言之也賊者奪物於其所之稱也杖者夫子所自扶也叩者擊之使其中也蓋擊脛骨有聲也

此夫子責原壤之言與前脩己以敬之章其旨實
有相發故此錄之也夷俟者蓋原壤以孔子故人
欲廢其禮讓以相接故已先為無禮以俟之也夫
子數其生平責之幼而不遜弟者幼者宜當其言
遜以敬長者而原壤幼時不然也長而無述焉者
既長又宜當紹述先古之道以傳之後世而原壤
乃任放自恣無所紹述焉老而不死者原壤蓋養
生家之流凡其縱情放意之行一皆出於脩攝保
真之說者也是以夫子終其責以其不死也凡人
行當以敬上述古為主自幼至老死恒守之以為

道而已乃高宗亮陰三年聽於冢宰者亦以之也
 若反之以絕物貴已為主者是為奪陰陽之化以
 私其生之賊矣夫子所以責之以叩脛之罰者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
 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
 也闕者黨名年十五以前皆稱童將命夫子使童子
 傳命也益者猶子路請益之益也先生謂長者也
 居位坐先生之位也並
 行比肩行也速解見前

此章乃承幼而不遜弟以置之也童子不宜將命
 而夫子使之故或意應是欲以益於其童子而以
 使之也故問曰益者與夫子答意言吾嘗見其居

於長者之位又嘗見其與先生並行此察其志之
 所在非欲以求其益者也徒欲其身所學之速成
 者是以彼自進以將命而非夫子命使之也按此
 亦不遜弟之行也然而夫子猶未嚴責如於原壤
 而姑任其所為者蓋亦以其常在他諸門人講德
 義尚禮讓之中欲以其朝夕所視聽薰陶漸漬以
 令自化是以猶未嚴責如於原壤也孟子所謂如
 時雨化之者殆其是之謂也編者欲學者於此觀
 孔門教育成材之法故特以此與前章作相互映
 以錄之也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論語集注卷之七終

此章論及君子之德，其行也直，其言也信，其心也平，其守也固。此章論及君子之德，其行也直，其言也信，其心也平，其守也固。此章論及君子之德，其行也直，其言也信，其心也平，其守也固。

